

巴勒斯坦人民在被占领的 巴勒斯坦领土内的生活状况



联合国

巴勒斯坦人民在被占领的 巴勒斯坦领土内的生活状况

在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
指导下为该委员会编写



联合国
1985年, 纽约

目 录

	<u>页次</u>
导言	1
一、有形基础设施、土地和水资源	3
A. 土地和定居点	3
B. 水资源	9
C. 居民和住房	12
二、对影响生活状况的经济因素的一般看法	15
A. 就业的部门结构	15
B. 农业	20
C. 工业	22
D. 贸易和金融形势	24
三、以色列占领对巴勒斯坦人社会生活的影响	27
A. 几个一般性的特点	27
B. 卡普报告	30
C. 被占领领土境内的工会权利	32
D. 教育	33
E. 卫生条件	37
四、结论	41
附件	
一、约旦河流域水利计划	51
二、1983年2月和1984年2月间被查封的 教育机构清单	52
三、大会第31/110号决议“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状况”	54

导 言

1967年6月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突然之间改变了当时中东的现状，以色列占领了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受委托管理的巴勒斯坦的其余部分以及埃及和叙利亚的领土。

以色列对西岸和加沙地带事实上的吞并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巴勒斯坦的经济全面停滞，巴勒斯坦人的社区遭到瓦解，基本人权遭受侵犯，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它阿拉伯领土的自然资源枯竭耗尽。这种情况也加速了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流亡。五十万巴勒斯坦人被迫离乡背井，变成了“新难民”。1967年的战争刚一结束，犹太人的定居点便开始在西岸和加沙地带这两块被占领的领土上“像雨后春笋似的建立了起来”。*

从那时以来，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巴勒斯坦人民被占领领土上的生活状况一直是联合国系统许多组织和机构关切的事项。此外，按照大会第2443(XXIII)号决议于1968年12月设立的由三个会员国组成的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内居民人权的措施特别委员会一直不断地在审查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状况。

* 应该指出，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的埃及和叙利亚领土不属于本文件的考虑范围。

1969年12月10日，大会第2535(XXIV)号决定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政治方面，宣称“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这一问题之所以产生是由于《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赋予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遭到剥夺”。从1987年到1972年，后来又在1974年，大会的几项决议都宣布充分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上述权利“是在中东建立公正的持久和平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970年12月8日第2672(XXV)号决议；1972年12月8日第2949(XXVII)号决议和1974年11月22日第3236(XXIX)号决议)。

1975年11月10日，大会关切巴勒斯坦人民在被占领领土上的基本权利，因而通过了第3376(XXX)号决议。除其他事项外，该决议说：

“深切关怀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解决办法尚未达成，

“认识到巴勒斯坦问题继续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3. 决定成立一个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由大会本届会议指派20个会员国组成；”

巴勒斯坦人民自决和返回家园权利委员会的各项建议得以明确制定并且得到了广泛的宣传。

I. 有形基础设施、土地和水资源

A. 土地和定居点

土地和水资源仍然是巴勒斯坦人民极为关切的问题，因此是评价巴勒斯坦人民生活状况的主要因素。被占领领土的整个土地面积大约有2,350平方英里，其中2,200平方英里是在西岸，150平方英里在加沙地带。根据约旦方面的资料，截至1985年2月在以色列控制下的土地已经占到整个土地面积的52%。其中40%，也就是说550万杜那姆*土地中的250万杜那姆，已经由以色列当局用宣布为国家所有、禁止开发和剥夺没收等直接手段加以控制；其余的11%，面积为570,000杜那姆的土地，则是被以色列用禁止建筑和开垦以及宣布由自然蓄备管理局支配等间接的手段加以控制。'到1983年11月，在被占领领土的各种不同类型的以色列定居点估计增加到了267个。**

由于征用在加上其他的因素，因而农用土地面积下降，被占领领土某些传统的农产品的产量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下降。

* 1杜那姆=1,000 m²=0.25英亩(大约)

** 这一材料根据的是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司编写的题为“加沙和西岸(包括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定居点,其性质和目的,第二部份”这分研究报告所载的数据。

不断广泛地征用土地严重地影响到了巴勒斯坦农民的生活状况和维持生活的能力。这一情况已经得到了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内居民人权的措施特别委员会所提交的材料证实，并载于该委员会给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的报告(A/39/591)。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农民和社区采取的下述措施所造成的影响所及，巴勒斯坦人民更加感到不安全，因此他们不愿意进行长期投资改良土壤。

除直接征用土地之外，根据现有经济法律和以色列的法律条例，以色列当局开始在营造允许证方面加入了一项条款，大意是说，虽然巴勒斯坦申请人可以在土地上建造房屋，但是建房所用的土地并不属于申请人。这看来主要是用于城市土地，尤其是以色列当局坚持认为土地属于外住地主财产的范畴。²

以色列当局征用和没收土地的作法，再加上对水资源使用的作法，造成了巴勒斯坦人民在被占领领土上农业活动的大幅度下降。关于征用耕地设立以色列定居点的估计数字，各种材料来源说法不一。^{*}但是，大家一致的意

^{*} 例如参见肖卡特·穆罕默德所著《以色列占领下西岸的用水和农业》(阿曼,被占领领土事务部,1982年11月),第二页(从1967年到1979年之间为31.6%);以及艾米尔·沙赫利耶所注《西岸的工农业发展:基本的问题》,巴勒斯坦研究杂志第四十二期,1982年冬季第六十四页(1967年到1973年之间为27.3%)。

见似乎是，自从1969年以来阿拉伯公民耕种的土地面积有大幅度的下降。

耶路撒冷前副市长梅伦·贝文尼斯蒂提交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例举并讨论了截至1979年以色列当局为征用被占领领土上的土地而使用的各种范畴，现将这些范畴分类如下：

(a) 以色列当局代管的“外住地主”财产；

(b) “已登记的国有领地”：占领当局（以色列）取代了过去的政府，约旦或约旦国王。

(c) “为军事目的征用的土地”：土地所有权仍然保留。军事政府付钱租用土地（据贝文尼斯蒂的报告说，这些土地上已经建筑了许多定居点）；

(d) 为军事目的而封闭的土地；

(e) “犹太人的土地”：1948年以前为犹太人所、后来由约旦当局当作敌产代管的领土；

(f) 犹太人机构（组织）购买的土地；

(g) 为公用目的而征用的土地。

1970年以来，以色列当局采用了根据就土耳其土地法制定的新政策。根据这一新政策，在某种情况下任何空地，例如山脉、石滩和放牧地，都可以被认为是 ARDAL - MAWAT（非生产土地），任何人只要需要这种土地并且得到当局的批准，就可以开垦这些土地，条件是最

终所有权属于苏丹，而以色列政府认为自己是苏丹的继承人。‘ 1968年，军事政府已经“暂停”办理所有地契手续（军事法令第291号）。当时，只有三分之一的被占领领土正式办完了地契手续”并载入土地登记簿。据拉嘉·谢哈德说，’以色列当局依靠上述两项文书（土耳其法和军事法令第291号），实际上可以随意征用任何土地。

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在这些领土上建立殖民定居点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以色列当局制定了大规模的定居计划，先是建立农业—军事基地，接着便建设工业化的城市。通过建立犹太人中心迫使巴勒斯坦人居住在被新定居点包围的有限地区，占领当局开始改变被占领地区的人口构成。在1967年6月以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建立以色列定居点的潮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⁶

- (a) 1967至1970；
- (b) 1971至1977（当时工党政府执政）；
- (c) 1977至现在（利库德政府及以后时期）。

这几个时期并非不同的阶段，更正确地说应该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它们之间的不同点在于政策的强调方面，而不在于政策的根本改变。

1967年至1970年这段时期的特点是建立了几个称之为纳哈尔（NAHAL）的军事哨所，大部分设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一方面是安全措施，另一方面也是为

了维持这些地区的治安。1968年在约旦河流域（梅霍拉、卡里亚、阿甘马）建立了三个纳哈尔。1969年在普哈扎勒建立了一个，1970年在吉尔加勒、马索亚、玉塔尔和梅勒·布佛拉梅姆建立了四个。克法尔·达伦纳哈尔哨所设在加沙地带。与此同时，住房建筑部在并入耶路撒冷城的阿拉伯区域（即耶路撒冷阿拉伯地段）以及索尔·巴尔、贝特·萨法法、艾勒图尔、艾拉姆、艾勒·伊萨韦亚和阿纳塔以及飞机场周围的地区建造城市住房。特别是在旧城的犹太人区、拉马特·艾什柯和法国山也正建造住房。⁷

总的来说，这段期间以色列定居点的建立看来都是根据1967年7月13日当时的副总理依加勒·阿伦先生向政府提出的阿伦计划。这份计划包括把约旦河定为以色列和约旦的“安全边界”；在约旦河流域保留一段宽15至20公里的土地，包括约旦河流域以西的第一个山脊；保留希布伦山的东面山坡以及伸延至死海的朱迪亚沙漠；在拉特伦和埃齐翁地段这样的地方作较小的边界调整。⁸

到1971年第二阶段开始的时候，关于定居的政策已经初见端倪。报纸提到了负责在被占领领土定居事务的部一级委员会，以色列政府的部长和领导人也说有这样一个委员会存在。⁹虽然在这段时期内定居点都建造在阿伦计划规定的优先地区，但是，不管部部长兼部级定居委

员会主席以色列—加利利先生1972年7月19日在议会的讲话说明，似乎还有其他的考虑也影响到政策的制定。有人引用他的话说，以色列政府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设立犹太定居点，只有在道义方面的因素限制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设立定居点，这一定居点政策不仅仅出于安全的考虑而且决定于历史权利。¹⁰

随着1977年初期利库德政府的选出，政府采取的某些决定，特别是“加密”和加强已有定居点和加速建设新定居点的决定，影响到了被占领领土的定居倾向。¹¹利库德政府一方面继续在工党政府确定的优先地区设立定居点，另一方面还开辟了新的定居区域，包括西岸北部、耶路撒冷的西面山坡和拉马拉、纳布卢斯和杰宁巴勒斯坦城镇的郊区。不仅政府，而且私人团体，特别是叫作固什·艾姆尼姆的私人团体，也要在这些地区设立定居点。¹²

谈到这一时期，应该指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提出了叫作“德罗布斯计划”的另外一个方案（1978、1980、1981）。马蒂蒂亚胡·德罗布斯是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农村定居部的领导人之一。他提出了一个由政府执行的“总计划”，目的是要加紧设立新定居点和加密现有的定居点，从而把这些地方变为“同族定居地区”，然后再变为人口密集的基利亚型的生境。

在1977年至1983年间建立了下列各定居点：
约旦河流域17个；东耶路撒冷11个；加沙地带11个；

希布伦15个； 8个；拉马拉17个；纳布卢斯
21个；杰宁5个。”（见附件1至附件3）。

B. 水资源

住在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主要是农户。对他们来说，土地和水这些基本的要素极为重要。1967年6月战争之后，以色列完全控制了西岸的水资源。虽然这个地区的水资源比周围大多数地区来得丰富，但是很多地方仍然依靠雨水。在这方面，贝文尼斯蒂指出：

“显然，西岸的农民被迫坚持粗放的耕作，而不是精耕细作，并且发展传统的农业部门。几乎完全要靠雨水这个事实就使得他们只有靠天吃饭。”¹⁴

为了控制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水资源，1967年6月以后两地的水资源都交由以色列水资源委员会水资源分配和鉴定部直接负责。^{*}以色列十分重视西岸的水资源潜力，并认为水资源是以色列定居政策的战略资产。¹⁵艾米尔·夏庇拉在1978年6月25日的《每日卫报》上说明了以色列对于西岸水资源的意图及其对西岸的政治立场之间的联系：

“以色列水利专家最近向高级政界人士介绍说，

^{*} 本委员会管理以色列水资源。以色列水资源法(1959)规定以色列水资源专员的工作任务。该专员是水利委员会的首长，在农业部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在（《戴维营协定》建议的）西岸行政自治的基础上，以色列有可能失去对主要水资源的控制，并且提出警告以免陷入双重的困境。这些政界人士认为不可想象的是，以色列不在自己的自治计划中载入一些条款，以免以色列不能够防止下述可能产生的情况，那就是，外国金融资本援助的当地机构用打深井的办法从西萨马利亚的地下水层中抽水，因为以色列大约有一分之一的用水量是由起源于萨马里拉山脉分水岭的这一地下蓄水层提供。”¹⁶

犹太人定居点使用西岸有限的水资源，给阿拉伯农民造成了困难。以色列强制实施严厉的限制性措施，把1967年使用的最高限度用水量规定为巴勒斯坦居民的用水量¹⁷这就给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状况带来了直接的有害影响。同时，以色列建立的定居点每年都在增加，每个农业定居点每年平均用水240万立方米。¹⁸1967年以后，在西岸钻井灌溉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根据秘书长过去的一份报告（A/38/282-1/1983/84，第44段至第49段）、他最近题为“非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生活状况”的报告（A/39/233-1/1984/79，第51段至第54段）、阿拉伯方面的资料¹⁹和以色列方面的资料²⁰实际上出现的供水和用水状况如下：以色列每年用水约17亿立方米，而西岸的阿拉伯居民只能从800到850立方米（600立方米地下水、50立方米地上水和200立方米从约旦河

引入的水)的现有供水系统中用水约100立方米(86立方米用于灌溉,14立方米供家庭使用)。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东耶路撒冷除外)用水量约为26立方米,大部分供约旦河流域用水密集的灌溉使用(见附件1)。

以色列水资源委员会专员独占供水和分配用水的控制权,可以通过梅柯罗特的以色列自来水公司和/或塔哈尔的以色列水资源规划公司或者直接通过向个人或者乡村协会颁发许可证在当地掘井的办法行使他的控制权。剥夺在以色列统治下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使用国家水资源的权利已经载入法律,而且和剥夺他们使用国家土地资源的权利相呼应。

根据为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编写的题为“经济活动和使用国家资源权利:以色列对使用土地和水资源权利的法律限制”的这篇论文,规定梅柯罗特和塔哈尔这两个公司的活动的法律条文实际上使得在以色列统治下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农民完全失去了使用灌溉用水的权利。所有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都和全国自来水管接通,而且在第一个犹太人定居家庭到来之前就便得到了国家电力公司的充分供电。因此,梅柯罗特和塔哈尔这两家公司把保证为每一个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的每个家庭供应自来水看作是自己的民族使命。²¹

同时,以色列对水资源的需求量增加导致了扩大征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水资源。在这方面,耶路撒冷国家公用电台记者詹姆斯·赖得曼在1985年1月22日的《华

尔街日报》上撰文说，

“由以色列出钱铺设为以色列定居点和阿拉伯村庄服务的一系列主要的供水管道现在把西岸的水网和以色列水网接通。既然有水可用，便出现了需求。由于需求量的增加，西岸的阿拉伯人只有完全从以色列“进口”用水。

C. 人口和住房

1967年以来，由于生育率提高和死亡率下降，被占领领土的人口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西岸的人口从1968年的583,100增加到1983年底的767,300。加沙地带的人口从1968年的356,800增加到1983年底的493,000。²²

虽然被占领领土的人口1967年以后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但是官方没有在体制方面作出安排，保证为增加了的人口提供足够的住房，以减轻当前住房拥挤的现象，或者保证建筑新的房屋替换拆毁或者破旧的住房。西岸没有公用住房计划，也没有任何营建住房的得到公众支持的金融机构。²³

住房是任何社会美满生活的基本需要之一。据报导，1969年建造了255,000平方米的住房。1967年战争以后，房屋建筑急剧下降，造成住房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这一情况接着引起租金上涨，而且由于收入水平很低，居住密度必然很高。²⁴

占领当局长期不注意建筑工作，特别是住房建筑，可能进一步加剧住房和供应建筑不够的现象。

在耶路撒冷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这种住房和社区设施之间的强烈对比极为明显。虽然在被占领的阿拉伯人居住区及其周围建筑了许多新的公寓建筑群，各种现代化的设施十分舒适，道路平坦，而且空地开阔但是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居住区住房和基础设施都几乎或者根本没有得到改善。如象垃圾收集、街道卫生和公用照明这样的一些市政服务也遭到同样的忽视。

在住房标准方面，以色列定居点的房屋在建筑和装备方面都远比巴勒斯坦人的住房为好。假定定居点的所有新住宅的建筑包括厨房、浴池、厕所、自来水和用电这样一些设施，那么西岸和加沙这两块被占领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住房缺乏上述设施的情况有如下表。

表1. 1981年西岸和加沙的住房设施 a

	(百分比)					
	西岸			加沙		
	总数	乡村	城镇	总数	难民营	城镇
有家用厨房者	73.2	65.8	86.4	80.1	85.5	74.8
无浴室者	49.3	59.6	26.2	38.8	48.9	30.3
无厕所者	14.7	21.5	2.4	2.2	(1.0)	(1.7)
住房有自来水者	44.9	29.3	79.0	51.4	39.7	63.1
24小时有供电者	50.6	26.9	95.8	88.5	83.9	89.2

来源：《1984年以色列统计数字摘要》第756—757页，表XXVII/15

a 在编写本研究报告时无最新官方资料可供参考。

以色列当局适用农村定居点、农村服务中心和区域城镇这一区域规划概念，优先向以色列定居者提供基本的必需品和各种服务，但是却没有把这种规划概念用以改善巴勒斯坦居民的生活状况。巴勒斯坦人社区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不管是私人或者公用的建筑物都无法建造，而且市政受到限制，无法改善服务或者提供新的设施。以色列当局规定了许多限制，不准改善供水和供电，而邻近的以色列定居点却可以得到大量的水电供应。

以色列定居者和巴勒斯坦居民住房条件方面的上述区别和不同标准很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使该地区的当地居民产生被剥夺感和沮丧情绪，并且对邻近定居点的以色列犹太居民感到愤愤不平。可以有理由地认为调查以色列侵犯占领区内居民人权的措施特别委员会多次报告所在某些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发生的暴力事件部分地是由于以色列定居者享有优惠待遇而使阿拉伯居民感到挫折所致。根据秘书长1984年题为“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状况”的1984年报告，占领当局继续拆毁民房，以此对被怀疑犯有或者犯有暴力行为或者对以色列定居者和当局举行示威、扔石头等等的阿拉伯人家庭进行惩罚。

二. 对影响生活状况的经济因素的一般看法

要研究被占领领土的经济结构，就必须对经济活动的环境有所了解。这一环境的主要特点是占领当局有计划地努力通过金融税收政策、就业、工农业生产和贸易等措施把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经济与以色列的经济结合起来。以色列采用和执行的这些政策是被占领领土的经济高度地依附于以色列经济，包括受到以色列通货膨胀的影响，因此无法创造从长期来看可以造福于当地居民的各种条件。

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经济规划和方案编制的情况也对整个经济基础设施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另外，巴勒斯坦人失去了对被占领领土上金融局势和财政政策的控制。

由于被占领领土经济活动的详细资料不是无法得到就是不可靠，因此只能考虑以下一些经济因素。

A. 就业的部门结构

根据1984年《以色列统计摘要》，在以色列占领期间就业水平全面下降。此外，以色列还越来越多地利用来自被占领领土的工人。1970年，只有11.9%的巴勒斯坦工人在以色列就业，1975年增加到32.4%，1982年增加到37.8%。同时，被占领领土的就业率

从1970年的88.1%下降到1983年的62.2%²⁵
 (参见下表):

表2. 1970—1983年被占领领土
 工人按工作地点的就业情况

年代	就业总数 (以千计)	在被占领领土就业者		在以色列就业者	
		(以千计)	(百分比)	(以千计)	(百分比)
1970	173.7	152.7	88.1	20.6	11.9
1971	176.5	142.7	80.6	33.8	19.4
1972	188.7	136.3	72.2	52.4	27.8
1973	194.7	133.4	68.5	61.3	31.5
1974	210.4	141.7	67.3	68.7	32.7
1975	204.9	138.6	67.6	66.3	32.4
1976	205.8	140.9	68.5	64.9	31.5
1977	204.4	141.4	69.2	63.0	30.8
1978	210.9	142.7	67.3	68.2	32.7
1979	212.1	138.0	65.1	74.1	34.9
1980	215.7	140.6	65.2	75.1	34.8
1981	215.9	140.1	64.9	75.8	35.1
1982	222.7	143.6	64.5	79.1	35.5
1983	232.5	144.7	62.2	87.8	37.8

来源:《1984年以色列统计摘要》第763页,表
 XXVII/20, 1971年和1978年除外。

1971年和1978年的数字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
 展会议,1983年5月11日P.G.Sadler和B. Abu
 Kishk编写的报告《巴勒斯坦:发展的选择》,表1.7,
 第9页。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由于以色列经济的全面衰退,
 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就业情况从1975年到1977
 年都在下降,同时也间接地说明巴勒斯坦工人对以色列经
 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在经济衰退时期所起到的“缓冲”作用。
 不过,从1978年到1983年就业指数又出现了回升
 的情况。

在农业方面，就业率下降的最为明显，从1969年的42%²⁶下降到1979年的28%和1983年的26.3%（部门就业数据，参见下表）。

表3. 1970-1983年被占领领土工人
按选定经济部门和工作地点的就业情况

年代	在被占领领土就业者				总数	
	农业	工业	建筑	其他	(百分比)	(以千计)
					(百分比)	(以千计)
1970	38.7	13.8	8.4	39.1	100.0	152.7
1971	36.8	13.6	5.6	43.8	100.0	142.7
1972	33.5	13.9	6.2	46.4	100.0	136.3
1973	31.3	15.1	6.4	47.2	100.0	133.4
1974	33.8	14.0	6.2	46.0	100.0	141.7
1975	31.8	14.5	7.3	46.4	100.0	130.6
1976	31.4	14.4	8.2	46.9	100.0	142.9
1977	30.5	14.2	9.1	46.2	100.0	141.4
1978	29.5	15.2	9.5	45.5	100.0	142.7
1979	28.0	16.8	10.1	45.1	100.0	138.0
1980	28.4	16.3	9.6	45.7	100.0	140.6
1981	26.3	16.0	10.7	47.0	100.0	140.1
1982	27.6	15.5	9.9	47.0	100.0	143.6
1983	26.3	15.8	10.1	47.8	100.0	144.7
在以色列就业者						
1970	24.4	11.6	54.3	9.7	100.0	20.6
1971	22.3	14.8	52.3	10.6	100.0	33.8
1972	23.1	17.1	49.5	10.3	100.0	52.4
1973	19.3	18.1	51.7	10.9	100.0	61.3
1974	19.1	17.5	52.5	10.9	100.0	68.7
1975	14.3	18.4	54.4	12.9	100.0	66.3
1976	15.4	19.7	50.3	14.6	100.0	64.9
1977	16.2	21.3	45.3	17.2	100.0	63.0
1978	16.8	22.2	44.8	16.2	100.0	68.2
1979	14.8	22.8	46.2	16.2	100.0	74.1
1980	13.7	20.9	47.4	18.0	100.0	75.1
1981	12.7	18.2	51.0	18.1	100.0	75.8
1982	12.8	17.7	52.8	16.7	100.0	79.1
1983	12.2	18.6	50.4	18.8	100.0	87.8

来源：1984年《以色列统计摘要》，第763，表XXVII/20，1971年和1978年除外。

1971年与1978年，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P.G.Sadler和B.Abu Kishk 1983年5月11

日编写的报告《巴勒斯坦：发展的选择》(TD/3/960)，表1.8，第10页。

与定居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土地和水资源政策降低了被占领领土的农业就业率，因此不仅改变了那里的就业结构，而且改变了巴勒斯坦社会的阶级结构，因为有很大一部分从事农业的人口变成了雇佣劳动的工人，²⁷ 也就是说，变成了没有被用来进行工业化的工业无产阶级。工业化受到了土地和水资源政策、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以及贸易等方面的阻碍。上表似乎证实了这一情况。

至于工业，人们应该看出工业部门就业仅占很小一部分反映了这一地区发展一直不足的情况。以色列当局封闭阿拉伯工商企业、发号施令、有时甚至不加解释就强行撤毁生产车间，开展以阿拉伯工商业和生产企业为目标的征税运动。这种征税运动特别野蛮和有害，因为晚交税款使得许多工商企业遭到封闭，这种情况大大地妨碍了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的正常生产和贸易活动。²⁸

最近在以色列获得重视的经济思想是在以色列的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工业化计划的范围内建立三种类型的工业区。以色列当局希望工业化解决主要是犹太人的经济问题和满足他们的需要。按照贝尼斯蒂的说法，这种工业化“将是犹太人的，而不是阿拉伯人的”工业化。²⁹ 他接着说，

“(以色列)当局的现行政策是停止建立资本密集的现代化工厂，以便达到两个目标：尽量减少定居者座班车到城里上班的需要和限制阿拉伯人就业。”³⁰

被占领领土工业化思想的危险倾向之一是上述高技术工厂常都和国防工业有关。³¹ 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有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最大的马来·阿杜米姆工业区雇佣的工人中有一半是在军事设施就业的犹太工人。³² 即那吉瓦·马克霍勒说，³³ 以色列当局也在勉强而有选择地引诱巴勒斯坦人在与军事有关的工业中就业。在通常情况下，阿拉伯人只是被雇佣来作一些非敏感性的、往往是危险的日常工作。

被占领领土就业情况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在以色列工作。虽然本报告只研究在被占领领土内工人的生活状况，但是巴勒斯坦人必须乘班车到以色列境内的工作地点工作的问题也和本报告研究的问题有着密切的直接联系。在以色列境内就业的被占领领土的阿拉伯工人的劳动条件和以色列工人比较起来在许多方面仍然处于不利地位。

在以色列受雇佣的工人没有职业保障，他们只有短期工作许可证，他们能否继续工作和以色列经济的波动有很大关系。在衰退时期他们首先遭到解雇，在经济恢复时期，他们是最后受到雇佣的人。他们无权享受失业救济的福利，不论是在被占领领土或者是在以色列，由于缺乏与他们的技术相称的适当机会，技术工人往往寻找不需要技术的职业。³⁴

研究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工人的资料时，我们必须记住下述情况。

“对生活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施加的各种限制迫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变成流动劳动力，遭受着这种工作必然带来的流离失所的痛苦。多数工业企业设在犹太人居住的地段，因此阿拉伯工人必须从他们居住的村庄长途跋涉前往工作地点。据估计，约有70%的巴勒斯坦工人乘班车到他们居住的村庄以外的工作地点；在15—25岁的工人中间，这个数字接近90%。””

B. 农业

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经济基本上是农业经济。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但是，上面已经提到，自从1970年以来这个经济部门中的总就业数字也有明显的下降。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在国际劳工组织第4届会议上的报告指出：

“（以色列）当局声称，农业工人的收入和雇主的收入在1970年到1981年之间都有增加，前者增加6%，后者增加8.5%，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西岸农业部门雇佣的劳动力有所下降。另一方面，阿拉伯人士和从巴勒斯坦人士方面获得的资料指出了被占领领土农业的困难处境：首先，由于缺乏资金和信贷机构，农业部门无法采用资本密集的庄稼栽培；其次，被占领领土的农业产品无法自由地进入以色列

市场，而以色列产品却可以毫无阻拦地充斥当地市场。”³⁶

据巴勒斯坦人士说，³⁷ 妨碍发展农业这一极其重要的部门的其他因素还有：

- 以色列占领当局没收大量土地，用来修建以色列定居点；
- 以色列当局控制巴勒斯坦的水资源，并用巴勒斯坦的水资源来满足以色列定居点的需要，同时，以色列占领当局限制巴勒斯坦人农业用水、工业用水或者家庭用水的消耗量；贝文尼斯蒂写道，“他们（巴勒斯坦农民）必须几乎完全地靠雨水，使得他们只有靠天吃饭。”³⁸
- 巴勒斯坦的农业部门被强迫改组，以迁就以色列工业的要求，从而忽略了当地的各种需要。甚至栽种小麦这种巴勒斯坦人的主食也得不到鼓励；
- 巴勒斯坦农民必须把他们出口农产品的收益换成锡克尔，而这种货币的价值经常下跌。这就必然给巴勒斯坦人带来损失。
- 巴勒斯坦农民不得不向西欧各国出口自己的桔柑，因为以色列当局怕他们的桔柑和以色列的桔柑竞争；
- 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的政策几乎是巴勒斯坦农业合作社的活动完全陷于停顿。以色列当局不让这些合作社取得任何财政援助；

— 最后，以色列占领当局不准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建立农业学院。

C. 工业

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经济中，工业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部门。在被占领期间，那里的工业结构并没有重大的改变。当地工业的特点仍然是公司很小、资本化的程度很低、技术水平低下以及以手工操作的机器和设备为主。多数工业企业规模都很小。产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在1967年以前，这些企业都是由不同的国家按照自己国家的经济优先顺序来管理的。”1979年，在当时总数为3,540的企业中只有205个企业雇佣10人以上，雇佣20人以上者，只有65个，这就说明了以小企业为主的情况。⁴⁰

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现有工业结构中，占优势的是生产纺织品和布匹、木材和木制品、基本金属和金属产品以及皮革和皮革制品的工业企业。1967年以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发展。按照萨德勒和阿布·基什克的说法，“1967年以后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工业化。”⁴¹ 贝文尼斯蒂说：

“工业部门对国内总产值的贡献由1968年的9%下降到1975年的8.2%和1980年的6.5%。……按每个工业工人所积累的产值计算的生产力比

1980年每个农业劳动者积累的产值要少一半还多。

“累积产值的增长是按照4.5%的平均年率估计的，而以色列的工业则是按照7%的平均增长率，约旦工业则是按照差不多8%的平均增长率估算的。”⁴²

以色列在西岸设立下述工业区的政策也剥夺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到1983年止，共建立了6个工业区，即：马莱·阿杜米姆、巴克尔、卡内·肖姆伦、马莱·埃普拉伊姆、基里亚特·阿巴和夏克德（总面积为1,260杜纳姆）。2010年以前，按计划在被占领的西岸再建设7个工业区（总面积为15,010杜纳姆）。⁴³但是，这一政策需要政府欣然提供大量的资金。

“这些新工业区都座落在离以色列工业地带（阿什多德·海德拉）15英里的半径范围之内。它们和旧工业区相距不远，但是旧工业区得不到任何的援助，而新工业区则可以得到最高级的援助。企业家们如果搬到西岸的新工业区，就不仅可以得到大量的贷款，而且可以高价出售在城市中心的原有产业，在新工业区分得一块设有现代化有形基础设施的无偿地皮。”⁴⁴

巴勒斯坦的工业区过去和现在都不得和以色列的产品进行不公平的竞争，而且以色列当局的政策的目的鼓励生产廉价的劳动力密集商品，以满足以色列经济的各种需要，这就给巴勒斯坦工业区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被占

占领领土向以色列出口的主要商品是建筑材料。以色列公司收购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巴勒斯坦手工艺工人生产的产品，然后贴上以色列商标转销国外。西岸和加沙地带这两块被占领领土向以色列出口的工业产品几乎占西岸和加沙地带从以色列进口的三分之一。根据以色列的统计数字，1983年由以色列向西岸和加沙地带进口的工业产品总值的估计数为353,145亿锡克尔（西岸为204,108亿锡克尔，加沙地带为149,037亿锡克尔），而同一年向以色列出口的工业品产值只有132,456亿锡克尔。⁴⁵

和其他的生产部门一样，没有任何改组工业部门的长远规划，以满足被占领领土居民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也没有任何为工业产品开辟出口市场的计划。只要不让工业部门中的本地领导人指导工业发展，只要没有制订合乎当地情况的规章制度以满足这些部门在技术、商业和金融方面的需要的话，这种情况就可能继续下去。⁴⁶

D. 贸易和金融形势

1967年以前，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和以色列之间不存在任何的贸易关系。农产品是向这一区域的阿拉伯国家输出的唯一商品。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过去进口的都是发达国家制造的商品，附近的阿拉伯各国则是这些被占领领土优质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

1967年被占领以后，巴勒斯坦领土和外部世界的

贸易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并且进行了改组。当前几乎所有贸易活动的进行都通过以色列并且受到以色列当局的控制。萨德勒和阿布·基什克指出：

“巴勒斯坦经济逐渐和以色列经济相融合也有其影响，因为事实上大部分的以色列贸易不是由以色列代理商在巴勒斯坦收购制成品，就是在巴勒斯坦收购半制成品，然后在以色列加工出口。以色列法律规定的许多限制和法令，使得许多巴勒斯坦工人要乘班车到以色列去工作。

“巴勒斯坦人民因为对金融和财政制度失去政治控制，因此不能够影响兑换率，兑换率遭到别人的操纵，不仅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十之八九对巴勒斯坦人民造成危害。不论是对影响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贸易或者是巴勒斯坦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贸易的关税和补贴，巴勒斯坦人民也没有什么影响力。被占领领土现在是以色列生产部门的市场，而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和友邻经济实体进行贸易的单独的经济实体。”⁴⁷

除了和以色列与约旦之外，被占领领土几乎没有和其他国家进行任何的贸易。萨德勒和阿布·基什克说：

“巴勒斯坦向以色列出口的农产品的产值很低。由于以色列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占有很高的比例，因此以色列采取了限制从被占领领土进口农产品的政策。

但是，由于没有工业基础，而且也存在着限制本地工业发展的政策，因此无法发展替代性的出口商品。事实上，在被占领领土和以色列的贸易中对工业的要求是主要的，在巴勒斯坦的进口需求中，有大约80%到90%由以色列提供。被占领领土现在是以色列产品的极其重要的市场。”⁴⁸

看来，金融制度是被占领领土经济生活中唯一还没有完全依赖于以色列经济的一个方面。在1967年以后这段时期，以色列几乎封闭了和加沙的埃及银行以及和西岸的约旦银行有联系的所有商业银行，并由以色列银行取而代之。虽然约旦的第纳尔仍然是西岸的法币，但是以色列的锡克尔却变成了主要的兑换单位，而且比较受欢迎，因为锡克尔比较坚挺和稳定。虽然这两种货币之间的关系有着官方的规定，但是许多钱庄却充当阿曼的约旦银行的中间人，进行黑市买卖。

由于没有足够的银行系统，而且以色列当局又限制来自约旦的投资，因而经济活动的水平受到有害的影响，西岸的经济遭到窒息。据安东尼·曼索说，当前的金融形势有两个特点：那就是，第一缺乏一体化，第二遭到了破坏。⁴⁹

三. 以色列占领对巴勒斯坦人社会生活的影响

A. 几个一般性的特点

在巴勒斯坦人的社会生活、看法、期望和文化环境方面，以色列当局规定的各种限制对被占领领土人民的生活状况有着深刻的影响。自从被占领以来，在多达975项以上的许多军事命令中体现的占领国的政策和做法给巴勒斯坦家庭的生活方式带来了许多变化。³⁰

没收公私土地和限制巴勒斯坦人的农业用水，使他们深深感到不安全，因而不愿继续保持传统的农业生活方式。有一些家庭成员被迫到附近的定居点或者以色列谋职赚钱；此外，有些巴勒斯坦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跑到很远的海湾国家去找工作。³¹

以色列继续以1945年的《国防（紧急）条例》拆毁住房。以色列政府采取了同样的《国防条例》，只是改动了几个名词，保留了全部的内容，不经审判仍然可以监禁犯人。以色列人可以为了政治和其他原因驱逐巴勒斯坦人出境。³²

1983年题为《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状况》的秘书长报告说：

“经常接到报告说发生了对个人骚扰的事件，巴勒斯坦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的时候往往受到定居者的威胁和凌辱，这些定居者声称土地属于定居点。私有土地上的果树被连根拔出或者遭到砍伐。武装

的定居者试图霸占阿拉伯人居住的房屋，出手打人，有时甚至绑架阿拉伯人，特别是阿拉伯学生和青年，理由是他们参加了示威。”⁵³

以色列当局的政策是在巴勒斯坦社区附近建立密密麻麻的定居点，这就使得以色列定居者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在希伯伦和纳布卢斯地区，由于以色列定居点中驻有激进宗教组织的成员，因此据报道关系最为紧张，人身对抗的发生率最高。⁵⁴

以色列定居者为了履行他们配合管理被占领领土的军方执行“治安”的任务，擅越权限，骚扰和恐吓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社区。

“以色列定居者获准携带武器和维持治安，对巴勒斯坦人正常的日常活动有直接的影响。据访问阿曼的西岸居民在接受顾问的访问时说，入夜，巴勒斯坦村庄和城镇的街道便空无一人。人们都深居简出，害怕外出会碰到携带武器的定居者、警察或者巡逻的军方人员要求他们出示身分证并对他们严加盘问。一旦携带武器的定居者在市场出现或者巡逻，不管方式多么和平，就足以使巴勒斯坦人提心吊胆，回避任何接触。以色列定居者有随意搬迁的自由，而且能够不受任何阻碍地进行各种社会和文化活动，但是巴勒斯坦人却经常遭到宵禁。巴勒斯坦人举行集会需要得到占领当局的允许，但是往往得不到这种允许，

同时对被占领领土的巴勒斯坦机构和组织的活动严密进行监督，这就进一步限制了巴勒斯坦居民的社会和文化活动。”⁵⁵

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领土上的活动仍然受到限制，阿拉伯城镇、乡村和难民营经常实行宵禁，从而破坏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活动，阻碍了工商业活动，到工作地点（包括在以色列的工作地点）上班，上学和履行宗教义务。

西岸的军事政府在很短的时期之内就发布了许多命令，限制市长、市议员和其他政界人士前往自己居住的城镇或者回家。

关于以色列经常破坏巴勒斯坦人的宗教习惯和对宗教义务的履行，1984年题为《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状况》的秘书长报告得出了以下结论：

“对各宗教圣地和宗教礼拜的干预近年来有增无已。围绕着耶路撒冷阿勒·阿格萨清真寺发生的多起事件得到了广泛的报导。最近的一次事件发生在1984年1月27日，当时在邻近该清真寺的伊斯兰墓地发现了一个储存着手榴弹和炸药的暗窖，守卫在该清真寺的卫兵还发现从墙上掉下来的梯子和绳子。巴勒斯坦穆斯林和以色列犹太人经常发生冲突的另一个圣地是希布伦的始族穴居洞。犹太人有权前往该洞举行祈祷仪式，凡是犹太人前往该地祈祷的时候，阿拉伯穆斯林都必须避开，事实上，穆斯林前往该洞

举行宗教仪式的机会一直在逐渐减少。据1983年9月11日的《国土报》和9月18日的《黎明周刊》说，在9月份三个星期的时间内，犹太人庆祝自己的各种节日（犹太新年、赎罪日、神龛节和庆贺律法节）的时候，西岸的民政当局都限制穆斯林的祈祷”⁶⁶

在整个占领期间，新闻记者都广泛地报道了对穆斯林和基督教宗教圣地袭击的事件。这些事件的肇事者都是以色列的各种团体，例如在耶路撒冷和被占领领土上就出现过所谓“以恐怖反恐怖”的以色列人组成的团体，其目的是骚扰、恐吓和以恐怖手段对付巴勒斯坦人，迫使他们放弃自己原来居住的地方。”⁶⁷

巴勒斯坦难民营往往是以色列定居者和军人进行干涉的目标。他们往往控告难民营的居民参加骚乱和游行示威。同一篇报道说：

“在那些以色列政府打算重新安置难民的难民营（例如德赫西和扎拉仁难民营）中，这种干涉活动最为严重。”⁶⁸

B. 卡普报告

在上一次报告中，调查以色列侵害被占领领土居民人权特别委员会考虑了所谓的“卡普报告”。“卡普报告”是以色列司法部特别调查委员会为调查犹太定居者的反阿拉伯活动和西岸被占领领土的执法情况而编写的。这个特别调查委员会是根据特拉维夫大学和希伯来大学的14

名法律教授1980年7月致检查长办公室的一封请愿书，由以色列检查长于1981年4月29日宣布成立的。该请愿书表示关切被占领领土的执法情况并援引了许多以色列定居者侵犯巴勒斯坦居民的事例。该委员会由副检查长耶胡地特·卡普夫人领导。

该委员会在执行自己的调查任务时遇到了许多障碍，有些军事政府的官员和警察官员不给予合作，此外，《耶路撒冷邮报》于1984年2月8日报道说，在卡普报告所述期间，阿拉伯人多次遭到枪袭以后，西岸的犹太定居者接到以色列国防部的命令说，不要和民警合作。这份报告于1982年5月25日提交了检查长以及司法部、内务部和国防部部长和警方。这份报告的细节直至1984年2月方才公布。

这份报告对国际社会极为重要，因为这份非官方的以色列文件揭露了犹太定居者一贯严重侵犯西岸巴勒斯坦人人权的许多事件。1984年2月6日，《国土报》报道说：

“在副总检查长耶胡地特·卡普编写的这份报告提交以色列议会法律委员会和政府各部门的前夕，在1984年2月5日举行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政府各成员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在被占领领土上任何人违反法律，就应依法惩处，在被占领领土上以色列国防军司令部的义务是携同警察和其他的治安团体执行法律和维持治安。”

1984年2月7日，卡普报告终于发表。起草这份33页报告的委员会由副总检查长耶胡地特·卡普领导，其他成员有耶路撒冷地区法官、西岸军政府法律顾问和以色列警察当局起诉部门的首长。委员会研究了1981年5月以来的一年期间，阿拉伯人指控以色列定居者所犯罪行的70份申诉书。对这些申诉书进行的多次调查中，有53次调查以不采取任何行动告终，并且封闭档案，因为无法跟踪嫌疑犯、缺乏证据或者公众不感兴趣。除了调查以色列警察的执法情况以外，该委员会还研究了宪兵进行的几次调查。委员会发现以色列警察和宪兵之间配合不够，严重地妨碍了他们工作的效能。该委员会指出，虽然它没有获得授权研究以色列国防军关于使用武器的政策，但是当地阿拉伯居民头部和上身受伤的情况日益增多，因此，有必要重新审查这一政策。该委员会还发现，在几起案例中，边境警察被控侵犯当地居民，但是边境警察自己内部调查并不完善，而且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这些调查的材料。

C. 被占领领土的工会权利

关于被占领领土的工会运动，国际劳工组织于1983年2月和3月派出调查团进行调查，并报告说那里存在着各种侵害集会结社自由和工会权利的情况。当局以各种不同的方法限制工会权利，例如，以色列军事当局搜查工会会址，并且没收工会文件和档案、封闭工会总部，工会无法得到外面的任何援助和文件。妨碍工会正常活动的

还有以色列当局顽固地进一步登记任何新的工会，而且对工会会员和官员采取镇压措施。另一个特点是以色列当局不允许阿拉伯工会发展。1984年，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的报告说：

“1982年以来进行过登记的工会的数字没有任何变化；西岸（不包括东耶路撒冷）有28个工会，加沙地带带有7个。”⁵⁹

加沙地带的工会活动极其有限，主要是因为工会队伍的力量有限，例如，属于加沙工会联合会的上述7个工会只有464个会员，占加沙就业工人总数的1%。⁶⁰

D . 教育

在任何社会中，教育都是生活状况的主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不仅提供自我提高的机会和手段，而且有助于通过职业方面的晋升提高一个人的生活水平。萨拉·格雷哈姆—布朗说：

“教育一直是巴勒斯坦境内和境外巴勒斯坦社会变革的最持久的因素之一。尽管国家和救济工程处系统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威胁，但由于以色列的占领，教育在被占领领土仍然是十分重要的。这并不是说每一个人受过中等教育之后就必然要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在很多情况下，由于缺乏就业机会，教育是一种浪费或者反而使人感到遭到了挫折。但是，对于那些得到家庭帮助和鼓励的人以及对于那些能够出

国工作的人来说，提高社会地位的可能性是的确存在的。”⁶¹

一般来说，所有被占领领土的教育制度都是一样的。6岁以下的儿童进幼稚园，6岁至12岁的儿童进小学或者初等学校，然后升入预备学校一般学习3年。初等学校和预备学校属于义务教育，接下去便是中学、职业学校、以及师范学院和大学。

课程仍然是被占领期间使用的课程，也就是说，在西岸使用约旦课程，在加沙地带使用埃及课程。一般来说，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儿童教育采用以色列课程和教育制度。

在被占领领土，以色列当局经常干扰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工作。这种干扰表现在几个方面。例如，修改课程，收入阿拉伯文化和社会所发生的各种变化。推荐在课堂上使用的教课书都经过被占领当局严密的审查之后加以修改。在牵涉到自己学生对自己社会——文化遗产的理解与看法时，这些修改都歪曲了事实。修改的主要目标是文科教课书。以色列当局采取各种措施，无限期地逐个封闭学校、或者成批的封闭学校和大学（参见附件二）。此外，今天的情况是，任何教员如果想要纠正上述缺陷在学生中培养民族主义情绪，很可能就会被调开、开除或者受到其他的惩罚，包括逮捕、拘禁或者罚款。⁶²有时候，宣传民族主义情绪的学生也遭到逮捕、拘禁或者被调往其他学校。

谈到高等教育制度，一开始就应该指出，过去几年高等教育一直受到占领当局的各种压力。西岸有三所大学，加沙有一所伊斯兰宗教研究所，它们全由私人基金和个人资助，实际上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援助。1984年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强调指出：

大学仍然遭到封闭、有时象伯利恒和比尔泽特的大学那样遭到长期封闭，有几次占领当局又采取了各种措施——据调查团收到的许多报告说这些措施包括搜身、罚款、在当局封闭的学校中停发教员的工资、开除和逮捕教员、开除学生和不让学生参加考试——从而妨碍学生正常地完成自己的教育。调查团还收到了关于第854号军事命令执行情况的几份报告，这项命令授权当局监督教员的任命这样一些事项，这些报告还谈到威胁开除不住在被占领领土上的教员，因为这些教员拒绝签字声明不支持法律规定的某些组织。一般来说，有关的巴勒斯坦学生和教员都认为采取上述措施是为了安全起见说法毫无根据，他们认为采取这些措施是蓄意限制他们的学术自由和破坏教育制度的顺利运行。”⁶³

(1980年7月8日的)以色列854号军事命令必然带来的甚至可能是最臭名昭著的事件是1982年10月间开除在西岸几个大学教书的28名巴勒斯坦籍教授。他们的罪过是原则上拒绝在不支持任何恐怖主义集团的“保证书”上签字。他们当中的21位是来自阿勒·纳

加大学。 同样，

“所有高等学府，不论在该命令颁布之时是否存在，都必须获得军事总督的许可证方能开学，所有教员都必须经过军事总督及其办公室批准之后才能受聘于大学或在大学任教。 此外，包括加沙地带学生在内所有外国学生都必须取得许可证方能在这所大学上学。”⁶⁴

由于以色列当局对巴勒斯坦学生进行有形的干预，情况变得更加引人注目：

“占领当局的保安部队继续在大学门口设置路障。有时士兵进入校院，搜查学生宿舍，没收书籍杂志和招贴画。 有时学生遭到逮捕并且拘禁长短不同的时期”⁶⁵

国际劳工组织调查团逐年报告被占领领土职业教育的情况。 许多联合国系统的组织，主要是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劳工组织、教科文组织、工发组织和卫生组织，曾经向巴勒斯坦学生提供学费和奖学金。 过去几年救济工程处特别积极。

尽管以色列当局声称继续扩大职业教育计划，但是1984年的劳工组织调查团说：

“调查团在以色列期间研究过被占领领土职业学校将来的各科课程课程表的各种要求。 尽管有迹象表明当局在职业教育方面正在进行努力，但是其他因

素说明有必要重新研究教育计划的整个结构。实际上，当地劳动力的技术水平仍然主要是为以色列经济中技术性不强的工作服务，因此上面提到的进行研究的决定当然受到欢迎。例如在西岸调查团访问的一个中心，调查团注意到只有百分之十的经过职业训练的工人在西岸本身找到工作，其余的人大体上是一半去阿拉伯各国工作。在调查团访问的加沙地带的一个中心，只有百分之二十的经过职业训练的工人在当地就业，因此，迫切需要使人力资源和对人力资源的要求具体地适应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发展，此外，尽管有一些进步，但是接受职业训练的总数仍然增加的很慢——1981年至1983年期间只有百分之八。”⁶⁶

E. 卫生条件

第三十六次世界卫生大会于1983年5月16日通过了WHA36.27号决议。该决议特别要求专家特别委员会：

“铭记本决议的各项规定，配合有关的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继续研究占领以及以色列占领当局的各项政策及其侵害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被占领阿拉伯领土阿拉伯居民的卫生条件的各种作法所带来的全部影响，并向第三十七次世界卫生大会提出报告”。⁶⁷

委员会从1983年4月5日至14日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进行了访问。委员会在调查结束时提出以下结论：

“卫生方面的进展不单要从单位、人员或者活动的数字来看，而且要从卫生系统各组成部分（即流行病、技术、社会、经济和业务等部门之间的关系是否合适来加以评价。这种关系包括两个概念：是否能够享受和是否能够接受。

“卫生宣传工作必须受这两个概念的指导。结合着为被占领领土规定各项社会经济发展总政策（在这些政策中卫生部门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鉴于各区域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结构，还不能说就阿拉伯居民而论这两项条件已经得到了满足。”⁶⁸

根据上述委员会调查的结果，在机关医疗服务和设备的卫生基础设施方面已经取得了某些改进。尽管国际社会，特别是卫生组织、救济工程处、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作出了努力，但是由于缺乏经费、封闭医院、缺乏合格的医务人员以及现有医院设备破旧和工作量过重等原因，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医务工作仍然做得不够。过去几年期间一直没有什么重大的改变。

“卫生工作规划的中央集中制无助于社区参与公共卫生方面的工作，而且当地的医疗部门也几乎没有发挥主动性的余地。卫生预算没有考虑到卫生工作的理想发展。以色列当局往往拒绝非政府组织和慈

善机构以及社区组织捐助的预算外资源。”⁶⁹

关于被占领领土学龄儿童的卫生状况，委员会更加具体地说：

“尽管卫生状况看来良好，而且儿童的健康情况似乎也令人满意，但是实际上学校没有设立保健服务具体负责检查儿童的发育。因此，对儿童的成长没有有利的控制”⁷⁰

委员会还指出，工人的健康保护方面，没有公布任何的法律规定治疗职业病，以便处理影响到农业和工业工人（建筑工业和小公司）的各种卫生问题。

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下生活使他们在心理上遭到创伤并且处于各种不良的过份紧张状态。在这方面，委员会说：

“巴勒斯坦人说经济处境不佳、经常流动、生活方式不断变化，尤其是社区内部存在的潜在紧张关系都是占领造成的后果，巴勒斯坦社会具有不良影响，这种不良影响的表现形式是个人和社区内部精神状况的恶化。”⁷¹

西岸和加沙地带各大医院的治疗工作很差，因此当地医生不得不把越来越多的阿拉伯病人介绍到设在以色列的医院治疗。

“被占领领土上没有参加医疗保险的居民——约占总人口的一半——缺医少药的情况特别严重。他

他们没有参加医疗保险是因为他们没有资格参加这种义务保险制度、缺乏了解或者因为他们没有经常收入。他们认为和自己的收入比较起来医疗费用太高，而且许多人难以得到被占领以前他们已习惯的那种免费医疗。”⁷²

有些资料说，百分之四十的被占领领土的居民仍然享受不到任何的医疗保险，使他们无法支付住院的高昂费用（大约每天100美元）。虽然以色列的住院费用大体上也差不多，大部分巴勒斯坦居民却无法支付。⁷³

四. 结 论

从根本上影响到巴勒斯坦被占领领土巴勒斯坦人民现在生活状况的是以色列近 20 年的占领政策。除了政治统治和各种非巴勒斯坦化政策外，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产生了几个影响深远的社会—经济后果。

西岸和加沙的经济和基础设施正在和以色列连接起来，并且使之附属于以色列。定居政策要求没收巴勒斯坦土地，吞并耶路撒冷并让犹太居民在那里定居。以色列当局有计划地使西岸的水资源枯竭，把这些水资源用来满足犹太定居者的需要，从而造成严重旱灾，迫使巴勒斯坦农民放弃自己的传统住地。詹耐德·阿布—卢格霍德谈到占领造成的人口构成方面的后果说：

“我们可以把占领在人口方面造成的后果归纳如下：

- (1) 尽管自然增长率为每年平均 3.5%，仍然大量驱逐居民以稳定人口增长率；
- (2) 由于驱逐和移民有所选择，因此歪曲了剩余居民的正常特征；
- (3) 把剩余的居民从由农民、买卖人和专业人员组成的多样化的独立社会改造为听从以色列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任意摆布的无产阶级化的附属于人的劳动后备军；

“1967年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人口构成特点发生的上述变化是占领当局采取各种协调一致的政策造成的结果。蓄意制定这些政策的目的是既“控制”必须统治的人口的大小，又“削弱”他们抵制统治的能力。”⁷⁴

过去十年来，有几个联合国组织和专门机构一直在研究巴勒斯坦对被占领领土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状况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先是1976年5月31日至6月11日在温哥华举行的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通过第3号决议，1976年8月4日经社理事会就同一问题通过了第2026 (LXI)号决议，接着大会于1976年12月16日通过了题为“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状况”的第31/110号决议（见附件3）。

第31/110号决议是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通过的第一项决议。除其他事项外，大会：

“1. 请秘书长同联合国各有关机关和专门机构合作，编制一份关于被占领区内巴勒斯坦人民生活状况的报告，提交大会第32届会议；”

在这个问题上的第一份报告是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编写的，并且提交了大会第32届会议。从此以后，大会就一直在密切注视着这一问题。

应该指出，这些年来，以色列一贯投票反对就这一问题通过任何决议。

尽管以色列拒绝与秘书长指定的顾问合作草拟报告并在投票表决上述问题期间持否定态度，但是巴勒斯坦被占领领土上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状况这一问题一直是历届大会议程上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项目。在这 方面，大会第 39 届会议上压倒多数的联合国会员国以强烈核准的 第 39/169 号决议宣称，大会：

“对已被宣布为无效并构成对和平的严重障碍的以色列移民政策的继续实行，深感震惊，

“认识到有必要调查如何能够制止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经济继续恶化，

“1. 关切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的状况的报告；³

“2. 还注意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观察员 1984 年 10 月 29 日所作的陈述；⁴

“3. 反对以色列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人口组成的各项计划和行动，特别是以色列移民点的增加和扩大，以及导致巴勒斯坦人民流离失所和离开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其他计划和行动；

“4. 对自 1967 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内的巴勒斯坦人民因以色列占领以致生活状况每况愈下，表示震惊；

“5. 断定以色列的占领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巴勒斯坦人民社会和经济发 展所需要的基本条件相矛盾；”

注

- 1 联合国文件 A/40/470-S/17332, 7月10日, 1985年, 第3页。
- 2 秘书长的报告“巴勒斯坦被占领领土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状况”, 联合国文件 A/37/238(6月15, 1982), 第18段。
- 3 Meron Benvenisti, "The West Bank & Gaza Data Base Project: Pilot Study Report", presented to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Washington D.C. 1982 (unpublished), P.55.
- 4 Benvenisti, 见前引书第32页。
- 5 Raja Shehadeh, "The West Bank and the rule of Law",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and Law in the Service of Man, Geneva, 1980, PP. 59-62.
- 6 联合国文件 A/39/233, 第25段。
- 7 调查以色列侵害被占领领土居民人权特别委员会收到的约旦政府的回文(联合国文件 A/8089, 附件 V, 第4页和第7页)。 还请参见附件一和二。
- 8 《外交评论》(Foreign Affairs Review) 第55卷第1号(1976年10月)第38-53页
Yigal Allon, 著 "Israel: the case for defensible borders", 还请参阅米执安大学政治学教授 Raymond Tanter先生1977年9月12日和21日以

- 及10月19日美国第95届国会第一届会议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国际组织、欧洲和中东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的发言(英文版第55页)(1978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政府印刷所)。
- ⁹ 调查以色列侵害被占领领土居民人权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联合国文件A/8389(1971年10月5日), 英文版第27-32页。
- ¹⁰ The Jerusalem Post, 20 July 1972.
- ¹¹ 参阅 statement by Mr. Ariel Sharon (The Jerusalem Post, November 1977), and by Mr. Weissman (Ha'aretz, 12 May 1978) 的讲话。
- ¹² The Jerusalem Post, 2 December 1977, and Al Quds 2 December 1977 报道以色列政府决定让 Gush Emunim 在兵营建立定居点。
- ¹³ 联合国文件A/39/233, 第31段。
- ¹⁴ Meron Benvenisti, "The West Bank Data Project: A Survey of Israel's Polici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84), P.14.
- ¹⁵ Uri Davis, Antonio E. L. Maks and John Richardson, "Israel's water Policy",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No. 34 (winter 1980), PP. 18-20.

- 16 A. Shapira, "Water specialists warn that autonomy in the West Bank will expose Israel to the danger of loss of water reserves", Al Hamishmar, 25 June 1978.
- 17 P.G. Sadler and Abu Misak, "Palestine: Options for developments", 贸发会议文件 TD/B/960 (11 May 1983), PP. 46.
- 18 Elisha Efrat, "Pattern of Jewish and Arab Settlements in Judea and Samaria", "Judea, Samaria, and Gaza: Views on the Present and Future", Daniel Elazar,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82), P. 22.
- 19 Showkat Mahmoud, "Agriculture and waters in the West Bank under Israel occupation", (Amman, Ministry of Occupied Territories Affairs, November 1983), P.20
- 20 Meron Benvenisti, "The West Bank and Gaza, Data Base Project"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82), P.23.
- 21 "Economic activity and access to national resources: legal restrictions on access to land and water in Israel". ICQP/RM/6 (7 April 1983).
- 22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Israel, 1984 (Jerusalem, Center Bureau of Statistics, 1984, P.742, XXVII/1.

- ²³ 联合国文件 A/37/238 第 3 4 段。
- ²⁴ M.N. Khouja and P.G. Sadler "Review of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n the occupied Arab territories",
贸发会议文件 TD/B/870 (26 August 1981) 第 9 4 段。
- ²⁵ 联合国文件 A/39/233, 第 7 9 段。
- ²⁶ 联合国文件 A/37/238, 第 4 2 段。
- ²⁷ Najwa Makhoul, "Changes in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Arabs in Israel",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XI, No.3, issue 43 (spring 1982), pp.77-102.
- ²⁸ 1984 年国际劳工会议第七十届会议劳工组织总干事的报告, 第 2 2 段。
- ²⁹ Meron Benvenisti, "The West Bank and Gaza, Data Base Project", p.17
- ³⁰ 同上。
- ³¹ 同上。 P. 18.
- ³² 同上。 P. 17.
- ³³ Makhoul, 见前引书第 P. 84 页。
- ³⁴ 联合国文件 A/37/238, 第 5 1 段。
- ³⁵ Edward W. Said, Ibrahim Abu-Lughod, Janet L. Abu-Lughod, Muhammad Hallaj and Elia Zureik, "A Profil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Published by

- Palestine Human Rights Campaign for distribution to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Geneva, August 27-9 September 1983, p.21.
- ³⁶ 1984年劳工组织总干事的报告,第25段。
- ³⁷ "Impact of the Israeli occupation on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economy" A PLO paper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Geneva, 29 August -7 September 1983, pp 12-13.
- ³⁸ Meron Benvenisti, "The West Bank and Gaza, Data Base Project", p.14
- ³⁹ Khouja and Sadler, 见前引书,第77段。
- ⁴⁰ Sakler and Kishk, 见前引书,第74段。
- ⁴¹ 同上,第72段。
- ⁴² Meron Benvenisti, "The West Bank and Gaza, Data Base Project", pp. 15-16.
- ⁴³ 同上, P. 17.
- ⁴⁴ 同上, P. 18.
- ⁴⁵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Israel, 1984, p. 751, table XXVII/10.
- ⁴⁶ 秘书长的报告“巴勒斯坦被占领领土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状况”,联合国文件A/38/278-E/1983/77, (6月22, 1983年),第97段。

- ⁴⁷ Sadler and Kishk , 见前引书, 第77段。
- ⁴⁸ 同上, 第80段。
- ⁴⁹ Antoine S. Mansour, "Monetary Dualism: The case of the West Bank under occupation",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XXI, no. 3, issue 43, (spring 1982), p. 116.
- ⁵⁰ 联合国文件A/38/278, 第98段。
- ⁵¹ 同上。
- ⁵² 联合国文件A/37/238, 第67段。
- ⁵³ 联合国文件A/38/278, 第101段。
- ⁵⁴ 联合国文件A/39/233, 第109段。
- ⁵⁵ 同上, 第110段。
- ⁵⁶ 同上, 第114段。
- ⁵⁷ 同上, 第115段。
- ⁵⁸ 同上, 第116段。
- ⁵⁹ 1984年劳工组织报告, 见前引书, 第33段。
- ⁶⁰ 同上, 第34段。
- ⁶¹ Sarah Graham-Brown, "Impact o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Palestinian society", "Occupation: Israel over Palestine", Naseer H, Aruri, ed. (Belmont, MA, AAUG, 1983), p.245.

- ⁶² 联合国文件 A/37/238, A/38/278, 第 115 段。
- ⁶³ 1984 年劳工组织总干事的报告, 第 28 段。
- ⁶⁴ 联合国文件 A/38/238, 第 8 8 段。
- ⁶⁵ 联合国文件 A/38/278, 第 117 段。
- ⁶⁶ 1984 年劳工组织总干事的报告, 第 27 段。
- ⁶⁷ 卫生组织, 受托研究被占领领土居民卫生状况的专家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阿拉伯被占领领土(包括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的卫生状况”, A/37/13(A/37/13)(1984 年 5 月 7 日)英文本第 2 页。
- ⁶⁸ 卫生组织, 受托研究被占领领土居民卫生状况的专家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阿拉伯被占领领土(包括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的生活状况” A/36/14(1983 年 4 月 28 日)英文本第 17 页。
- ⁶⁹ 联合国文件 A/37/238, 第 80 段。
- ⁷⁰ 卫生组织文件 A/37/13, 第 3.2.2. 段。
- ⁷¹ 同上, 第 3.2.5 段。
- ⁷² 联合国文件 A/37/238, 第 78 段。
- ⁷³ 1984 年劳工组织总干事的报告, 第 38 段。
- ⁷⁴ Janet L. Abu-Lughod, "The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the Occupation", "Occupation: Israel over Palestine", Naseer H. Aruri, ed. (Belmont, MA, AAUG, 1983) p.255.

附 件 一

约旦河流域区域用水计划

	主要计划		阿拉伯计划		种棉计划*	
	水 ⁺	面积 ⁺ 水	水	面积	水	面积
约旦	774	490	861	490	575	430
黎巴嫩	—	—	35	35	450.7	350
叙利亚	45	30	132	119	30	30
以色列	394	420	200	234	1290	1790
共 计	1213	940	1228	878	2345.7	2600

十 百万立方米

十十 千公顷

* 种棉计划包括利塔姆河河水, 约旦河河水以及亚拉曼河河水。(节选自Brecher, 第204页)

材料来源: 美国人促进了解中东公司出版的《The Link》第17卷第4号 (1984年11月)。

附件二

1983年2月至1984年期间封闭
的教育机构

1984年5月28日约旦被占领领土部部长专致谴责以色列政府
被占领领土居民人权特别委员会的声明

机构	地区	封闭日期	恢复上课日期
西岸所有学校		1983年3月25日	1983年4月20日
阿勒纳扎大学	纳布卢斯	1983年3月3日 1983年6月5日	1983年4月4日 1983年9月1日
Halouq Al Masary 学校	"	1983年2月28日	1983年4月24日
Gabri Foucan 中学	"	1983年11月17日	1983年11月24日
纳布卢斯工业学校	"	1983年3月1日	1983年5月1日
Kirc Talal 学校	"	1983年5月4日	1983年5月28日
Jenin 所有的学校		1983年3月27日	1983年5月1日
男校	图勒卡尔姆	1983年4月8日	1983年5月8日
比尔泽特大学	比尔泽特	1983年8月2日	1983年5月2日
救济工程处师范学院	拉马拉	1983年4月17日	1983年4月30日
阿拉伯医学系和医子科	"	1983年4月9日	1983年5月9日
拉马拉男子中学	"	1983年3月3日 1983年11月9日	1983年4月3日 1983年11月17日
拉马拉女子中学	"	1984年1月3日	尚待通知
阿勒·比雷护士学校	拉马拉	1983年4月20日	1983年5月4日
阿勒·比雷的哈密特学校	"	1983年5月16日	1983年5月28日
阿勒·比雷女子中学	"	1984年1月3日	尚待通知
伯利恒大学	伯利恒	1983年3月3日 1983年11月2日	1983年4月4日 1983年12月5日
贝特萨姆尔的所有学校	"	1983年3月10日	1983年4月4日
阿勒·比雷的哈密特学校	"	1983年5月16日	1983年5月28日
阿勒·比雷女子中学	"	1984年1月3日	尚待通知

机 构	地 区	封 闭 日 期	恢 复 上 课 日 期
伯利恒大学	伯利恒	1983年3月3日	1983年4月4日
		1983年11月2日	1983年12月5日
贝特萨胡尔的所有学校	"	1983年3月10日	1983年4月4日
贝特萨胡尔小学	"	1983年3月17日	1983年4月4日
德羔兰中等男子学校	"	1983年2月28日	1983年3月28日
师范学院	耶路撒冷	1983年10月18日	1983年12月18日
卡兰迪亚难民营学校	"	1983年3月25日	1983年4月4日
卡兰迪亚女子中等学校	"	1983年11月2日	1983年1月2日
		女子中等学校	1983年11月5日
希伯伦大学	希伯伦	1983年3月10日	1983年4月7日
希伯伦政治学院	"	1983年3月10日	1983年5月25日
		1983年7月27日	1983年8月2日
哈勒胡斯女子中学	希伯伦	1983年3月2日	1983年4月7日
亚塔男子中学	"	1983年3月2日	1983年4月7日
亚塔和伯特兹马的所有学校	"	1983年3月29日	1983年4月25日
萨伊尔男子中学	"	1983年5月12日	1983年5月26日
萨伊尔女子中学	"	1983年5月12日	1983年5月26日
Dea: Ben Naf 学校	"	1983年11月9日	1983年11月17日

附 件 三

大会第31/110号决议

“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状况”

大会,

回顾1976年5月31日至6月11日在温哥华举行的联合国生境—人类住区会议所通过的1976年《温哥华人类住区宣言》²¹和关于国家一级行动的建议,²²

又回顾该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巴勒斯坦人民在被占领区内生活状况的第3号决议,²³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76年8月4日第2026(LXI)号决议,

又回顾1975年6月14日至19日在德黑兰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筹备会议所通过的建议,

1. 请秘书长同联合国各有关机关和各专门机构合作,编制一份关于被占领区内巴勒斯坦人民生活状况的报告,提交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

2. 请秘书长在编写上述报告时,同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协商并合作;

3. 敦促所有国家在这件事上与秘书长合作。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第一〇一次全体会议